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年9月12-13日)

1、《华盛顿邮报》：人工智能领域没有“曼哈顿计划”

9月7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专栏作者大卫·伊格纳修斯（David Ignatius）的文章《人工智能领域没有“曼哈顿计划”，但洛斯阿拉莫斯或许是可能的》。文章认为，拜登政府正准备一份正式国家安全备忘录，以探讨美国如何在AI竞争中“保持并扩大优势”。尽管如此，拜登政府在AI领域并不会简单复制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而是以国家实验室形式提供一个政企合作平台。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在AI领域的核心战略是在推动AI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防范其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尽管与“曼哈顿计划”相关的类比勾勒了一幅诱人而又刻不容缓的图景，但由于AI发展所需的尖端技术和巨量资金都掌握在私营公司手中，拜登政府难以像上世纪40年代推动核研究一样以国家力量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公共部门越来越成为创新阻碍者而非推动者。在监管方面，拜登政府希望在妥善开展国内AI监管的同时，将联邦规范同国际规范相接轨。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4/09/06/general-artificial-intelligence-biden-administration-technology-strategy/>

编译：许泽楷

2、布鲁金斯学会：分析联合国人工智能蓝图

2024年7月2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卡梅伦·克里在评论文章中探讨了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咨询机构（UNAB）的一份人工智能报告草案，分析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AI）治理方面的最新尝试。文章认为，报告的积极部分在于强调联合国在促进 AI 技术全球化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和公平获取方面的关键作用。然而，草案偏离最初承诺的“灵活、网络化、敏捷”治理方式，提议将联合国秘书处设为 AI 政策的核心治理机构。这种“超级结构”将削弱现有灵活性和效率，无法适应 AI 快速发展。作者认为，报告对联合国的定位过于广泛，建议将 193 个成员国纳入 AI 治理，这在各国利益分歧巨大的情况下，可能加剧全球 AI 治理的地缘政治分歧，并拖慢治理进程，削弱现有 AI 治理体系优势。作者建议，应通过以七国集团（G7）等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形成的国际规则为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来处理 AI 治理，避免集中化系统，鼓励更灵活的国际合作。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good-the-not-so-good-and-the-ugly-of-the-uns-blueprint-for-ai/>

编译：高行健

3、《日本时报》：监管军事人工智能的全球合作进展困难

9月11日，《日本时报》刊登了其特别撰稿人加布里埃尔·多明格斯（Gabriel Dominguez）的文章《难以绘制监管军事人工智能的全球蓝图》。文章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监管军事人工智能（AI）的挑战和困境。各国正以惊人速度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其武器和系统中，这引发对技术滥用和失控的广泛担忧。然而，尽管这种担忧日益加剧，全球在军事AI监管方面的合作仍然步履维艰。韩国首尔军事领域人工智能负责任峰会（REAIM）上发布一项“行动蓝图”，认为由于设计缺陷或技术上潜在的误用或恶意使用，AI技术可能带来的“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呼吁人类适当参与AI开发、部署和使用，强调人类必须保留对于AI的最终控制权。由于技术发展速度远快于监管进程，超国家执法机构的缺乏，以及各国对于AI技术竞争与国家安全和战略优势的重视，军事AI的监管十分困难。例如，中美两国在AI领域竞争日益激烈，两国都积极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以提升自身国防实力和外交政策目标。尽管在军事AI监管方面的全球合作前景渺茫，但如果达成某种形式的框架协议，其意义将十分深远，能够减少战争中的平民伤亡和不必要的破坏。因而，推进军事AI监管的国际对话和共识仍然是一个必要且重要议题。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09/11/world/ai-military-use-regulations-analysis/>

编译：赵英慧

4、兰德公司：军用人工智能的战略影响框架

9月6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战略竞争》。报告第二章《迈向军事人工智能战略影响框架》提出一个系统化分析框架，旨在应对军用人工智能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广泛影响。报告认为，军用人工智能是通用技术（GPTs），其发展主要由民用需求驱动并迅速扩散。这使得人工智能不仅影响战场，还深刻影响国际体系。为更好理解这一复杂影响，作者提出了三大核心层面的框架分析。在国际体系层面，军用人工智能技术正改变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模式。人工智能可能通过增强某些国家的军事能力，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甚至挑战现有全球战略平衡。同时，它也为战略威慑、冲突管理提供新工具，但伴随风险的是更难预估的军事升级与不稳定。在国家层面，军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对社会、经济、军工和军事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在社会层面可能通过信息操控影响国家内部安全，而在经济层面可能带来生产力提升，但也伴随技术失业等负面效应。在军工方面，人工智能将提升国防管理和后勤保障效率，而在军事能力上，人工智能可能彻底改变未来作战模式。在竞争与冲突的全周期层面，从国际合作到实际军事冲突，人工智能技术影响贯穿始终。人工智能不仅加强盟国间的战略协同，还可能因技术分歧导致联盟分裂。此外，人工智能在军事行动

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无人系统和自主武器领域。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3295-1.html

编译：高隆绪

5、皇研所：未来峰会能否助力联合国摆脱困境

9月9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登国际危机组织驻联合国主任理查德·高恩 (Richard Gowan) 的文章《未来峰会能否助力联合国止颓》，探讨将于9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未来峰会能否助联合国摆脱当前困境。文章认为，面对全球信任赤字加剧，联合国在应对冲突、气候变化及减贫等领域面临重压，安理会行动乏力，重拾对多边主义的信心或需时日。此次峰会聚焦于“未来契约”，旨在重构多边合作框架，但成员国间利益分歧显著，共识难寻。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合作的紧迫性，呼吁改善债务负担；美欧虽认同挑战，却倾向于通过现有金融机构解决。文章认为，峰会若能促成实质性政治承诺，将证明多边主义仍具潜力。文章警示，2030年应为反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契机，而非庆祝时刻。当前，和平安全领域合作前景黯淡，科技多边治理亦面临挑战——数字契约虽具愿景，但执行力存疑。不过，尽管前路坎坷，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石，其承诺仍能为未来外交奠定基础。2030年，SDGs 实施完毕之际，更严肃的改革讨论或将开启。文章认为，未来变数重重，特别是美国政治走向可能对多边体系造成影响。总之，本次未来峰会

虽难以立即扭转乾坤，却为世界领导人提供了直面挑战、重申多边合作的平台。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24-09/will-summit-future-help-un-stop-its-rot>

编译：孙叶秋

6、布鲁金斯学会：关于先进 AI 系统能力与风险的分析

9月1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由其技术创新中心研究员齐纳萨·T·奥科洛（Chinasa T. Okolo）撰写的报告《先进 AI 系统的能力与风险分析》。该报告探讨当前人工智能（AI）系统的能力与潜在风险，以及减轻这些风险的方法，并强调国际合作在定义 AI 风险和开发稳健解决方案中的必要性。报告认为，自 2023 年英国主办全球 AI 安全峰会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技术专家、学者和民间社会团体致力于推动前沿 AI 系统的安全与负责任开发。2024 年 5 月，国际合作发布“科学现状”（State of the Science）报告，进一步推动国际共识，明确 AI 带来的机会与风险，特别是在通用 AI 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上。报告强调，AI 系统中的偏见和代表性不足，尤其是全球南方的语言和文化在训练数据中的缺失，是当前 AI 发展中的主要问题。通用 AI 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如美、欧、英）以及中国，这加剧全球 AI 领域的不平衡，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从这些技术进步中受益。报告还讨论了 AI 可能带来的全球风险，包括能源

消耗、全球供应链不平衡以及经济和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进步，未来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市场的颠覆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也在报告中得到深入讨论。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examining-advanced-ai-capabilities-and-risks/>

编译：张振

7、《韩国时报》：为 AI 军事应用设立护栏

9月9日，《韩国时报》网站刊登记者李孝真撰写的文章《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设立护栏》。文章认为，人工智能（AI）正日益成为军事战略关键驱动力，其应用范围广泛，包括自主武器、后勤支持、战略规划、网络安全和决策制定等多方面。随着 AI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展，全球范围内对于统一的 AI 治理框架需求也日益迫切，以应对 AI 可能对国际和平与稳定带来的威胁。2024年9月在首尔举办的军事领域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峰会（REAIM）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讨论平台，确立 AI 在军事应用中的治理机制。韩国外交部部长赵兑烈在峰会上提出三个关键支柱：评估、应用和治理锚定。韩国国防部长金容铉将 AI 形容为一把“双刃剑”，强调了其在军事领域应用时的潜在风险，并呼吁制定严格的标准和规范。他承诺，韩国国防部将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确保在 AI 技术的应用中遵循严格道德标准。峰会的

全体会议和小组讨论深入探讨了 AI 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包括军事 AI 中的偏见问题、不同地区对 AI 治理的看法，以及 AI 在军事领域网络安全方面的潜在风险。讨论还涉及了 AI 如何改变战场环境，以及技术制造商、政策制定者和用户如何协作，共同为 AI 军事应用设立必要的护栏。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24/09/113_382164.html

编译：刘嘉滨

8、CSIS：天然气对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重要作用

9月1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研究员简·中野（Jane Nakano）及项目主任约瑟夫·马伊库特（Joseph Majkut）撰写的研究报告《战略均衡：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和天然气在碳竞争世界中的作用》。研究报告聚焦天然气对美国制造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保障电力供应以支持战略产业的同时制定天然气的政策框架。报告分析了关键制造行业的能源需求和排放影响，并从碳强度角度评估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天然气在美国电力供应中占比43%，过去20年的扩张有助于减少排放、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政策制定者需在增加电力供应和减排之间找到平衡。报告预测，到2030年，半导体和电动车电池制造需要大量能源，可能带来天然气价格上涨。随着世界向零排放过渡，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影响公司竞争力。美国制

制造业在碳排放方面相对中国具有一定优势，但与欧洲相比仍有差距。报告提出，鼓励战略制造行业收集和共享能源使用数据、加速制造过程的减排强度、鼓励新天然气电厂的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准备，以及鼓励基础设施许可改革等政策建议。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trategic-equilibrium-united-states-manufacturing-resurgence-and-role-natural-gas-carbon>

编译：张思薇

9、《国家利益》：哈里斯为什么回避边境管控的失败

9月10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范登堡联盟（Vandenberg Coalition）高级政策主任安娜·昆塔纳-洛维特（Ana Quintana-Lovett）文章《哈里斯为什么回避边境管控的失败》。文章认为，哈里斯任职副总统期间与可能开始的总统任期中均没有尝试加强边境管控的意图，而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归咎于四个原因：其一，支持拉丁美洲“后院国家”的独裁统治。通过增加拉美裔非法移民入境的方式，拜登—哈里斯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转移该国公众视线，维护美国扶持政权在该地区的统治。其二，掩盖政府腐败。哈里斯的政治献金多来自于左翼非政府组织，这使得哈里斯能够以“投资美国”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为借口换取大量移民涌入。其三，掩盖对华政策“软弱”。通过移民问题转移视线可将民众视线从其他问题上转移开。其四，坚定的“反特朗普主义”意

识形态。为与特朗普严格的边境政策相区别，哈里斯的边境管控呈现出“为了反对而反对”特朗普的特点。因此，作者认为哈里斯必须抛弃借口，正视选民需求。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4-reasons-kamala-harris-keep-s-dodging-her-border-czar-failures-212666>

编译：张成昊

10、彭博新闻：美国生物安全法将对中国企业造成重大影响

9月11日，美国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在 Explainers 板块刊登文章《美国生物安全法对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2024年9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文章从立法相关方、生效速度、领域重塑和中国应对四方面分析该法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在相关方问题上，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三井物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药明康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姊妹公司药明生物(开曼)股份有限公司，将因其在学界、商界的主导地位或在美国的广泛业务而首当其冲。在生效速度上，彭博新闻分析师杰米·马腾(Jamie Maarten)和杜安·赖特(Duane Wright)认为药明康德公司的资产负债最早在第四季度就将因测序服务和测序仪在美销售额的下降而上升。在领域重塑上，中国企业的缺位短期或许将引起部分药物供应短缺的问题，但长期而言其他非中国合同研究组织和制造商将会填补这一市场空缺。在中国应对方面，中国在法案表决前就已放

宽医疗保健领域对外资投资限制，认为该法案歧视中国公司，对其通过表示反对。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9-11/what-the-us-biosecure-act-means-for-china-s-biotech-firms-like-wuxi-app-tec?srnd=homepage-asia>

编译：孙钰涵

11、《国际事务》：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通过外交政策正常化缓解特朗普创伤

9月9日，英国《国际事务》“全球民粹主义的影响”特别专栏刊登肯特大学高级讲师 Rubrick Biegón 和华威大学教员 Soraya Hamdaoui 学术文章《反民粹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特朗普创伤》。文章使用话语分析方法和定性框架分析方法，将2016年8月到2023年2月期间的报纸文章、期刊、杂志文章、智库报告和政府文件作为研究文本，讨论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对特朗普创伤的反民粹主义反应。研究认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以及领导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为了缓解特朗普创伤，在政策层面上，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通过构建威权主义框架、不负责任框架和不成熟框架，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定义为政治异常。而拜登通过构建正常化框架，纠正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在情感层面上，外交政策机构将特朗普描绘为威权主义者、不称职者和不成熟者。本文将

“反民粹主义”的概念扩展到外交政策领域，探讨建制行为者在反民粹主义政治中的具体表现，并强调了反民粹主义的情感维度。

<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100/5/1857/7750272?searchresult=1>

编译：李瑾菡

12、《外交事务》：民主党需要自己的“美国优先”议程

9月9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乔治城大学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的文章《特朗普孤立主义的深层根源：民主党需要自己的“美国优先”议程》。文章认为，美国政策界普遍担心特朗普当选后的新孤立主义政策会破坏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美国优先”方针深深植根于历史上的美国孤立主义大战略，这种战略一直以来都广受欢迎。冷战期间，国际主义取代孤立主义成为美国政坛主流，但当下的国内问题使美国公众重新转向孤立主义。正因如此，特朗普疏远盟友、不对外强加意识形态、专注国内问题、反对移民、推行贸易保护的治国之道才受到美国选民广泛欢迎。作者认为，民主党需要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找到平衡，这要求民主党支持多边主义、投资盟友；避免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过度介入；促成俄乌、巴以停火，寻求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和阿以关系正常化；避免对华挑衅，与之合作应对全球

挑战：改革移民政策；促进国内劳动力开发、培训，控制住房、食品、燃料、教育成本以获得中产阶级支持。这些做法将帮助民主党击败特朗普，巩固国际主义的国内基础，从而稳固美国的世界地位。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deep-roots-trumps-isolationism>

编译：熊梦溪

13、《外交事务》：欧洲出现特朗普式转向

9月10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访问学者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的分析文章《欧洲走向特朗普化，但欧盟可以应对极右翼的抬头》。文章探讨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崛起的现象，尤其是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空前胜利。文章认为，极右翼不仅是民族主义者，还具有“文明主义”倾向，即主张捍卫以白人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抵御非白人移民的所谓威胁。该文明主义与欧盟一体化的历史愿景并不矛盾。作者认为，极右翼维护欧洲文明的论调与中右翼的观念逐渐趋同。极右翼崛起不一定会直接威胁欧盟存续，反而可能推动欧盟在移民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进一步“特朗普化”，即转向更加排斥性的政策。作者认为，欧洲所寻求的战略自主可能会导致对欧洲内部极右翼政府的依赖，从而使欧盟安全政策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测。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europe/europe-takes-trumpian-turn>

编译：陈露娴

14、大西洋理事会：北美需要实现能源领域战略协调

9月11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副主任里德·布莱克莫尔（Reed Blakemore）和全球能源中心助理蔡斯·塔尔海默（Chase Thalheimer）、艾琳娜·卡彭（Elina Carpen）共同撰写文章《北美时刻：能源合作的案例》。文章提出，随着增强供应链韧性、加强能源系统长期可持续性以及提高全球能源市场竞争力的前景强劲，加强北美能源合作具有巨大潜力。为了充分利用美加墨三国独特优势和资源，创造一个有韧性、可持续的和有竞争力的能源格局，北美能源合作设想的合作框架应具备三个共同优先事项，分别是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和经济竞争力。其一，能源安全是北美三边伙伴关系的中心优先事项。一方面，尽管美国和加拿大是能源净出口国，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未来能源需求将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墨西哥长期存在能源供应不可靠和电网过度饱和问题。扩大跨境管道和改善能源基础设施有助于确保整个北美大陆能源安全。其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在全球向净零能源体系过渡过程中，三方成员都对清洁能源战略开展投资部署，为合作奠定基础，未来需在可再生能源部署、跨境电力传输和加强电网稳定性方面进行重大投资。其三，随着能

源转型在整个北美展开，美加墨三国有机会在清洁技术价值链和低排放工业活动中实现经济竞争力的最大化。作者认为，为建立北美能源战略，三国需要协调优先事项，简化三个国家的许可和许可程序，并促进市场一体化，加强北美在日益多极化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安全。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north-americas-moment-the-case-for-energy-cooperation/>

编译：宋琳琳

编译：张思薇、张成昊、孙钰涵、李瑾菡、熊梦溪、陈露娴、宋琳琳、刘嘉滨、赵英慧、张振、许泽楷、高隆绪、高行健、孙叶秋

审核：张丁、郑乐锋、周武华、申青青